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賽花鈴 第十六回 賜環詔一朝聯三媛

話說紅生又盤桓了幾日，遂往太倉州，於舊宅基上起造堂屋。比前更加齊整。又於花亭之前起建一座花神閣，內供花神神位。雕梁畫棟，備極輪奐之美。但見：桂殿蘭宮，雕甍繡闥。闌干曲曲，備十二之綦回。樓榭崑崙，環三千之體勢。春來花木爭妍，夏至菱蓮競放。小橋流水逐挑浪以過津，幽徑埋香轉竹林而入勝。誠為裴度之綠野，不數石崇之金谷。

紅生正在建造屋宇，忽報守鎮王將爺進謁。紅生下階迎接，原來就是王守備。已為敘功，超升遊擊。一見紅生，便拜謝道：“前者剿滅巨寇，小走並無寸功可紀。荷蒙舉薦，得與升賞，感仰厚恩，銘之五內。所有何半虛一事，卑職業已捕獲，今特解來候請發落。”遂著手下兵役解進。祇見何半虛戴著枷杻，一堆兒跪在階下。紅生雖是大仇，看了如此光景，卻有幾分憐憫之意。祇得假做不見，自與王守備把些閑話，談了半晌。恰值何猗蘭亦來拜賀，相見禮畢坐定。何馥把進京事情一一詢問已畢，便道：“何半虛冒犯翁兄，罪在不赦。但與小弟實係同宗，所以乃父再三央弟冒懇，弟亦難於啟口。倘獲以薄面，許其悔過，則感荷巨渥，勝於重生。況何半虛沒有兄弟，若蒙嚴創，則乃父一線之傳絕矣。”說罷掉下淚來。紅生道：“若論謀我原聘寒荊並陷我不法，即置之死地亦不為枉。若以筆硯交遊，曾經連床共寓，豈無寬宥之念。祇是以同袍而機械叵測，真一禽獸也。今日不過殺一禽獸，還說甚麼何半虛。”王守備亦再三哀懇道：“據著何半虛向卑職苦苦哀求轉懇，亦萬分追悔無及。望乞海涵饒恕。”何馥又跪下哀求。紅生慨然道：“聽了子與氏一句說話，於禽獸又何難焉。又有二位面上，便宜了這畜類罷。”王守備與何馥慌忙致謝，遂即起身作別。何半虛連連叩頭，相隨而去。

那時紅生建造修葺已畢，親往長興迎接紅老夫婦還家。那些親友饋送賀禮，填門塞戶，登時聲勢赫奕。里中老老幼幼，無不稱羨。又過數日，卜吉完姻。當親迎那一夕，方、吳二小姐一同進門。真個是笙管沸天，親賓滿座。交拜已畢，正欲迎入洞房，嚶那合巹杯。忽外面一片聲沸，嚷報道：“聖旨已到。”紅生急忙焚香迎接，天使進入正廳，開詔宣讀。卻是聖上賜來封誥，兼聞紅生未娶，特命答元文之女瓊英賜配紅生。命完姻以後，作速上京赴任。紅生謝恩已罷，心下想道：“那答元文雖係奸邪，他女兒曾有一飲之恩，況今業奉聖旨賜婚，怎敢不從？”遂稟過紅老夫婦，忙備暖轎接去。當下三位夫人同赴花燭，拜見舅姑，合家甚是歡喜。那親戚朋友愈加稱賀，俱不消細敘。沈西苓與莊偉人亦俱差人馳送賀禮。

當夜，紅生與三位夫人飲酒中間，素雲道：“妾自與君訂約之後，將謂姻好有期。不料獸兄誘母奪志，遂致流離患難，出萬死而得一生。今幸團圓，實出自神天佑庇。敢問曩時贈君玉釵、瓊簪安在？”紅生道：“蒙賜二珍，其瓊簪佩帶在身，頃刻不離。見簪如見卿耳。”素雲道：“那玉釵卻在何處？”紅生遮隱不得，便把贈與媚娘始末細說一遍。素雲絕無醋意，笑謂媚娘道：“姐姐亦以此釵作合，可稱媒妁。今既完聚，何不取來會合一處。”媚娘便向奩內取出玉釵，紅生亦向懷中取出瓊簪。並素雲這一股俱置桌上，命瓊英收藏，以作傳家之寶。媚娘道：“妾自那一夜與君會後，料君必無棄妾之意，妾亦自幸終身有託。詎料魚沉雁杳，竟爾音信茫然，使妾終日閉門愁泣，染成一病，幾乎不起。幸有表兄尋訪，得會君家。今日斷釵重接，完妾素志，可謂天從人願，苦盡甘來。但有懇於郎君者，家表兄幼年喪父，母又多病。功名未遂，鳳鸞不偶，此妾所以放心不下耳。”紅生欣然笑道：“不待卿言，我亦籌之熟矣。他為你牽絲，我亦為他作伐便了。”媚娘見說，不覺笑逐顏開，向生作謝。祇有瓊英雙眉綠鎖，向著紅生泫然泣下，道：“二位夫人雖罹坎坷，今獲坦夷。獨妾雖則上邀天子之洪恩，今宵得成伉儷，其如家破人離，難以自問。曾於曩日在園內遇一書生，彼時力勸家君毋致毀辱，而家君固執不聽，誰知此生乃是項員外之好友，及春闈奏捷之後，與老項兩個苦苦與家君作對，以致籍沒家貲，遣戍邊遠地方。祇今舉目無親，示知金雞下赦，尚有日否？”紅生鼓掌大笑道：“小生與卿已經兩次相會，難道還不認得麼？要知昔年在園內相遇之人，即是區區也。感卿一飲，並蒙聖恩深重，所以曲就良姻。若論令尊相待之情，言之令人髮指。今既蒙夫人見諭，則令尊之事，且再緩緩計議，夫人請自保重。”瓊英聽說，把紅生仔細一認，不覺吃驚道：“原來闖園的就是郎君。後在虎丘相遇的亦是郎君。今又畢竟與君成了姻媾，不信天下有如此異事。”說罷，大家驚異者久之。

當夜就在素雲房中安宿。次及媚娘，再次瓊英。自不必細說。過了幾日，紅生去拜望沈西苓，並到方、何二家見禮。先至沈家，西苓慌忙接入，置酒相款。紅生道：“今日小弟此來，非為別事。一為拜謁尊堂，二為令妹作伐。舍親何猗蘭年方弱冠，尚未聯姻，竟欲相求令妹庚帖送去，未審兄意允否？”沈西苓道：“賢弟既以為可，則竟自執柯可矣，又何必問弟之不可可乎？”遂即進內，請了母命，寫了一庚帖付與紅生。紅生接過，因請太夫人拜見。西苓遂著侍婢請出沈母，向著紅生，再三致謝救子之恩。

當下紅生辭別西苓，即至方家。方老安人與方蘭十分恭敬，備陳前日負盟之愆。紅生笑而不答。遂到方公墓上祭拜，以謝當日知遇厚情。

旋到何家，拜見已畢。即取沈家庚帖遞與何馥道：“此是敝友沈西苓之妹，年方二八，才貌雙全。祇今西苓現為工部員外，與弟乃是莫逆至交，為此特來與老舅作伐。”何馥道：“感蒙老姊丈盛情，自當拜領。”便即擇日納採，即於是秋完姻。當花燭之夕，紅生與媚娘同去賀喜。祇見二位新人長短適均，容色相敵，翩翩然一對佳夫婦也。乃作詞以賀之曰：

天上玉梅清瘦，院外笙歌迭奏。青鳥度藍橋，卻喜仙郎成就。知否？知否？就裏春光暗透。”

——右調《如夢令》

次日紅生歸去，聞知曹士彬在項工部家設帳，便同沈西苓、何猗蘭前去拜望。曹士彬見二生俱躋貴顯，大笑道：“二三子俱已作雲中人，祇愧我這領破青衫不知幾時脫下。”其年蘇州提學考取童生，紅生即為何馥寫書作薦，何馥便獲入泮。既而又聞報到，沈西苓升了戶部侍郎。紅生即持刺往賀。坐席未定，又見京報人報著，紅生亦升了兵部左堂。遂即並轡至京。次年何馥科舉入場，正值項工部主考，出京之時曾受紅、沈所託，遂領了南直鄉薦。曹士彬與項工部有賓主之情，亦得與榜。

紅生在京，忽一日報到，揚州都督莊偉人將本職印章，及謝表一緘掛在無雙亭上，竟向終南山修道去了。紅生對沈西苓道：“莊偉人進退希奇，其視富貴功名渾如空花野草，真是大丈夫作為，使我一聞此信，頓覺宦情灰冷。竊念小弟與兄既已功成名遂，亦當知止，步其後塵可也。”沈西苓道：“仁兄所言，與弟意吻合。若不急流勇退，竊恐宦海無邊，終遭復溺耳。”兩人即日上疏，致仕而歸，一同到家。

紅生孝事父母，親奉甘旨。三位夫人，琴瑟調和。那凌霄因有數幸之情，令充下陳。自此，吟風弄月，行樂追歡，俱不消細說。

光陰如箭，倏忽間過了三載。忽一日，有一道士闖進大門，管門的攔阻不住，竟被他走入中堂。管門的連忙傳稟進去，紅生帶了僕從，出來一看，祇見那道士：赤面碧眼，草履簪冠，背上橫著一把劍兒，破衲中露出兩臂毛長寸許。舉動古怪，竟不像個咬菜根的。紅生問道：“老師父從何到此？”那道士道：“我當初原是個殺人的祖宗，今做了怕死的菩薩。老擅越就不認得了麼？”紅生聽說，倒也驚疑起來。便留坐問道：“敢問師父可是化齋麼？”那道士大聲道：“我不為化齋而來。”便於背上解下寶劍，說道：“這件莽東西久已用不著了。謹此奉璧。”紅生接過手中，仔細一看，纔曉得就是莊偉人。慌忙與他相見施禮，看坐道：“莊兄，祇聞你棄官入道，誰想尊容改變，令小弟一些也認不出了。”即命廚下置酒款待。莊偉人道：“貧道祇為還劍而來，山中白雲，限期相候，不及奉擾了。”紅生因叩請長生之術，莊偉人道：“內丹外丹，都是不容易的功夫。你要益壽延年，祇把廣成八仙十二字的題目做起。”紅生道：“怎的叫做十二字題目？”莊偉人道：“必淨必清，無勞爾形，無搖爾精。這便是十二字的長生妙訣。”紅生又挽住問他居住何山，莊偉人揮手道：“三年前還有止息之地，近來無有安頓處了。”言訖，飛步而去。

紅生自此清心寡欲，同著三位夫人共修積氣累精之術。後數年沈西苓過訪，見紅生容顏轉少，因問道：“仁兄別後，反覺少年

了。’紅生便道及莊偉人送還寶劍，並傳十二字的仙訣。沈西苓請出三位夫人，看了一眼，不禁大笑道：“足下愛花，今更能養花，而因以自養。直是寶惜造化的手段。”因繪其齋額曰：“寶玄齋。”後紅生徒居村僻，匿隱姓名，祇自稱寶玄居士。

看官們，祇這一套故事業已講畢。在下的還有幾句後文。人都道紅生祇一把寶劍，做出許大規模。分明是英雄虧著寶劍。若論寶劍，落在莊偉人手裏，做出許大局面，許大功名，卻還是寶劍靠著英雄。這怎麼說，總之是紅生送得不差，所以有了這本故事。說來到底是古人兩句道得好：

紅粉贈與佳人，寶劍傳與烈士。